

新传播革命背景下青年主体焦虑的症候、生成与纾解

魏苏倩 刘唐敬依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湘潭, 411201;

摘要: 数字化时代, “数字技术主宰一切”成为新传播革命未来的发展趋势, 在塑造青年数字主体生存新图景的同时, 也使其陷入被动的主体焦虑状态。究其成因, 技术逻辑、资本逻辑与认知逻辑的共同作用难逃其咎。因此, 应从强化思想价值引领、提升青年媒介素养、整合创新社会资源、健全软硬协同治理四个方面着手, 有效纾解青年焦虑, 助力其健康成长。

关键词: 新传播革命; 青年; 主体焦虑; 媒介化社会

DOI: 10. 64216/3080-1494. 25. 04. 035

随着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推动人类社会迈入高速数字化时期, 新的传播范式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数字技术主宰一切”成为新传播革命未来的发展趋势, 青年不可避免地被裹入其中, 成为媒介化的数字主体。新传播革命在赋能青年主体数字化建构的同时, 也使其易于陷入数字生存的被动状态, 滋生主体焦虑。“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 民族的未来在青年”^[1]。因此, 深入探讨新传播革命背景下青年主体焦虑的具体症候、生成逻辑及其纾解策略, 对促进青年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1 审视: 新传播革命背景下青年主体焦虑的具体症候

1.1 身份焦虑: 被“美化”的数字身份与现实认同弱化

在新传播革命驱动的数字社交时代, 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年群体, 越来越倾向于运用独特的标识符精心刻画自身的生理特征、行为模式和社交关系, 以此建构虚拟的数字身份, 形塑数字媒体下的“自我”, 正如戈夫曼所言, 人与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相互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是一种表演, 在进行表演时, 会依据表演剧本进行精心编排^[2]。出于主观期待与客观现实间的“心理投射”, 青年个体常依据自我期许对现实身份进行美化包装, 形成理想化的数字身份, 并通过强化特定的表演框架加以维持与巩固, 借此获取他人认可赞美, 享受短暂的“归属感”。然而, 当个体自我连同世界万物皆简化为屏幕上的数字符号, 每个个体便各自成为孤岛。青年越沉浸于虚拟“完美我”的身份认同, 现实身份与数字身份间的失衡就越发凸显。

1.2 时间焦虑: 被“加速”的数字竞争与自我时间缺失

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极大地“加速”了社会效率, 在“加速社会”中, “成就被定义为每个时间单位当中的劳动或工作”^[3]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虚拟空间成为主要场域, 传统的“劳动异化”转化为“数字异化”的全新样态, 青年被迫在有限时间内追求最大化生产成果, 以避免被社会淘汰, 导致其休闲时间被严重挤压。同时, 新传播革命催生的新型传播与社交方式, 叠加媒介化社会中社交媒体语境的放大效应, 使得“数字异化”对青年思维与存在的束缚在网络便捷传播下日益凸显。作为社会发展转型期最需发展空间的群体, 青年面对数字技术的“加速发展”与个体时间的“空前压缩”, 普遍体验到时间掌控感的丧失, 由此生发出不同程度的时间焦虑。

1.3 情感焦虑: 被“异化”的数字交往与真实情感匮乏

真实丰富的情感体验是青年形成对他人和社会正确责任认知, 深化对世界理解、塑造健全人格的基础。然而, 当前所处的新传播时代, 正如波斯特所描述的, 是以信息模拟为主导的电子媒介交换阶段。在此阶段, 数字媒介成为青年交流的主要窗口, 他们根据自身社交意愿选择性加入数字社群, 享受同温层带来的舒适感。尽管青年个体的现实失落和孤独感得到一定缓解, 但这种数字社交本质上是浅层的弱连接, 难以根本满足其内心深处的情感需求与排解潜在焦虑。“他们长期沉浸于数字化的交互方式, 缺乏现实社会的实践活动”^[4], 导致真实的自然情感逐渐弱化, 原子化、焦虑性的个体情

绪状态愈发明显。

1.4 认知焦虑：被“重构”的数字信息与意义认知消解

一方面，信息爆炸下有效信息反而匮乏。信息是青年认知形成的主要来源，新媒体时代信息存储与传播能力空前提升，信息爆炸成为常态。有价值的信息在信息海洋中不断被稀释，致使青年高效获取高质量信息的难度陡增，陷入“信息丰盛=信息匮乏”的困境。另一方面，信息爆炸也消解了青年的意义认知。即时更新的热搜、动态不断的朋友圈、流量导向的网页资讯汇聚成汹涌的数字信息洪流，其中信息质量良莠不齐、真假难辨，更混杂着功利化、去价值化的内容。价值立场混乱导致意义和价值的边界模糊，更增加了青年辨别真伪的难度。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他们易于放弃对意义和价值的深度思考与探索，独立思考能力下降，迷茫焦躁的心理状态由此而生。

2 解读：新传播革命背景下青年主体焦虑的逻辑生成

2.1 技术革新引发的数字沉溺与成瘾

新传播时代，新媒体普及率显著提升，正如“媒介化”（mediatization）概念所阐释的媒介嵌入日常生活的更广泛后果那样^[5]，青年主体的生活日益沉浸于媒介语境中。互联网凭借其便捷性、即时性优势迅速成为大众传播的新媒介。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网络贴吧、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深度融合，重塑了全媒体现实语境，推动人类社会进入高度媒介化阶段。继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之后，数字化时代开始，新传播革命持续推进。在数字技术深度嵌入下，传统受时空局限的社交形式被数字媒介的符号机制打破，青年得以在全新的数字精神空间中依据趣缘进行虚拟交往。然而，短暂的需求满足之后，部分青年沉溺于数字媒介编织的“楚门的世界”，成为数媒的“囚徒”，最终导致“数字成瘾”。

2.2 资本逻辑渗透功绩社会的变相驱动

商业资本强势入侵下，资本逻辑已悄然渗透进数字媒介领域。其一，资本鼓动对“数字消费”的崇尚。资本增殖依赖消费过程实现，为此，资本在数字媒介中植入各类隐性广告，旨在增强用户黏性、刺激消费欲望，并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诱导青年在琳琅满目的

数字场景中不自觉地追逐新奇消费体验，使其陷入被资本宰制和消费主义重构“主体意识”的焦虑。其二，资本强化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社会早已从规训转向了功绩模式，从被他人剥削变成了自我压迫，加之社交媒体语境的放大，攀比之下的恐慌与日俱增”^[6]。在注重量化指标的功绩社会中，“有用性”成为衡量个人成功的标尺，而当本应慢节奏的生活体验沦为明码标价的商品，其独特魅力也便随之消散，人际情感联结也趋于弱化。缺少彼此共存的良性社会生活，身体躯体化、情感抽象化等焦虑问题便随之而生。

2.3 社会加速变迁消解青年内在主体意识

数字智能发展引发技术结构变迁，进一步重塑社会结构，呈现出原子化形态。与此同时，社会现代化进程加速，对青年个体提出更高要求。这种变迁虽能推动青年成长，但若个体未能按社会“预设”的时间线达成目标，则易转化为压力，引发群体性焦虑。青年群体本身已主动或被动脱离传统社会联结，成为分散化、私人化的原子个体，又在功绩观念驱使下无奈压缩个人时间以换取发展空间。此外，新传播革命重构了交往传播关系，变革了以线性传播为主的旧有“信息传播模式”，人类步入马克·波斯特所言的“第二媒介时代”。身处高度媒介化的时代，青年往往承担多重社会角色，而加速社会中这些角色在行为规范与价值取向上常存在显著差异，一边放松自己享受周末，一边要注意错过工作群消息，多重身份切换下青年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边界日趋模糊。

3 引导：新传播革命背景下青年主体焦虑的纾解之道

3.1 强化思想价值引领，树立“正视焦虑”的自觉认知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遵循，引领青年坚定价值自信，理性应对社会转型期焦虑。一方面，巩固主流价值传播阵地。确保数字媒体平台内容的价值导向和思想性，大力弘扬主旋律，通过传播正能量引导青年树立正确义利观和消费观，遏制“精致的利己主义”等去价值化内容的蔓延，化解青年价值选择的困惑。另一方面，贯彻以人为本理念。数字媒介须回应青年关切的情感需求，把社会责任和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减少青年负面标签，正视其焦虑情绪，让平台成为传播正能量的前沿阵地，在充分把握传播规

律的基础上生产优质内容,帮助青年明确价值方向与行为边界。

3.2 提升青年媒介素养,培育“突破焦虑”的核心能力

一是要深化数字素养教育。面对“信息爆炸”“信息茧房”引发的信息焦虑、身份焦虑和社交焦虑,青年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系统性思维审视问题本质,增强对不良信息的辨识与抵御能力,避免出现思想混沌、认知混乱。同时掌握一定的数字媒介知识,积极合理运用其助力自身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实现人技之间的协调共生。二是要强化实践素养养成。引导青年破除“万物皆媒介化”的片面认知,鼓励其投身现实实践提升综合能力。鼓励青年走出数媒社会,回归现实场域,关注身心真实体验以增强自我效能感。同时倡导青年树立真诚交往观,以真诚、开阔的心态在现实互动中积累情感共鸣,重拾人际交往的真善美价值。

3.3 整合创新社会资源,构建“纾解焦虑”的支持环境

日益被技术强化的竞争性内卷的不适是青年焦虑的重要根源。因此,应系统协调家庭、学校、社会多方力量,改善内卷的社会氛围。一方面,家庭可以利用数媒平台分享科学育儿经验,形成正确的教育观念共识,减轻对青年的不必要压力;学校则需推进数字化教育创新,改革教育评价体系,利用媒介平台拓宽青年视野;社会则需搭建更多元化的成长平台,鼓励创新实践,拓宽就业渠道,激活青年潜能。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数媒平台优势,开设心理健康专栏,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传递正能量,分享解压技巧。并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为青年量身定制心理调适方案,让青年在成长的道路上更加从容与自信。

3.4 健全软硬协同治理,筑牢“冲破焦虑”的制度屏障

“思想文化活跃、信息传播隐蔽、网络舆论多变、西方价值观渗透等都是当前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不能回避的重大挑战”^[7]。因此,需要统筹软性引导和硬性规制,为青年冲破焦虑提供制度保障。其一,完善法律框架。建立适配数字化传播的法规体系,明确数字媒介应用边界,通过制度约束数字技术和资本的越界行为。其二,强化平台监管。构建动态治理机制,对各类信息的生产发布实时监测,保障数媒平台传播信息的正当性

和合理性,防止公共媒介平台过度商业化、功利化误导青年。其三,构建技术伦理规范。通过软性社会规约的指引倡导,大力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德的教化作用,引导数字媒介技术向上向善,落实实名注册制度,压紧压实各方主体责任。

4 结语

多伦多大学哲学教授马克·金维尔在《解剖无聊》(Wish I Were Here)中指出,持续面对智能终端界面的人们,往往会陷入一种“平静的焦虑”。数字化程度高速发展下,新传播时代的青年主体被改造为与新的数字媒介相结合的数字主体,在拥抱全新生活体验的同时,也承受着不安和困扰,产生主体焦虑。在依赖数字化生存和新媒介技术的媒介化社会,这种焦虑在所难免。因此,我们必须理性审视青年主体焦虑的现象,通过塑造自觉认知、锤炼核心能力、优化社会环境与完善制度保障的系统性纾解路径,聚合多元力量将焦虑转化为发展动能,助力青年以积极健康、富于创造的生命姿态走向新传播时代,拥抱数字文明新形态。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6.
- [2]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3] 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译者:郑作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111.
- [4] 黄家康.青年数字身份的生成逻辑、建构困境与破解路径[J].理论导刊,2024,(10):82-87.
- [5] 喻国明,耿晓梦.“深度媒介化”:媒介业的生态格局、价值重心与核心资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28(12):76-91+127-128.
- [6] 刘晗,Emily.地铁里的哲学家韩炳哲:当数字焦虑成为时代症候[J].世界博览,2023,(03):51-53+50.
- [7] 冯刚,金国峰.“十四五”时期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逻辑理路[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2,8(1)

作者简介:魏苏倩,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刘唐敬依,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